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東方朔

劉向

胡綜

張華

束皙

沈約

虞世南

傅奕

郝處俊

孟詵

唐文宗

賈耽

段成式

江陵書生

東方朔

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為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敕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翳所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書曰益典朕虞蓋隨禹治水取山海之異遂成書

出尚書故實

劉向

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寔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
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在關提西北郭璞注云漢
宣帝使人發上郡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
一足以問羣臣莫知劉向按此言之宣帝大驚由是人爭
學山海經矣出山海經

胡綜

胡綜博物多識吳孫權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
琉璃爲蓋雕縷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
蟬形時莫能識其所由者權以綜多悉往事使人問之綜
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改縣名拜掘鑿江
湖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土之氣事見於秦記
此蓋是乎衆人咸歎其洽聞而悵然自失出綜別傳

張華

魏時殿前鍾忽大鳴震駭省署華曰此蜀銅山崩故鍾鳴
應之也蜀尋上事果云銅山崩時日皆如華言出小

又

晉陸士衡嘗餉張華於時賓客盈座華開器便曰此龍肉
也衆雖素伏華博聞然意未知信華曰試以苦酒灌之必
有異試之有五色光起士衡乃窮其所由鮓主曰家園中
積茅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餉陸出世

又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
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鑊今
輕則韻垂鳴自止也依言卽不復鳴出小

又武庫內有雄雉特人咸謂爲怪華云此虵之所化也卽

使搜除庫中果見蛇蛻之皮

出小

又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即從華言聲聞數十里

出小

又惠帝時有得一鳥毛長數丈華見而歎曰此所謂海鳥

毛此毛出則天下土崩果如其言

出異苑

又洛中有一洞穴深不可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曾見此穴夫自過視之至穴婦推夫墜穴至底婦擲餅物如欲祭之此人當時顛墜恍惚良久乃蘇得飯食之氣力稍彊周惶覓路乃得一穴匍匐從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小寬亦有微明遂得寬平廣遠之地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粒米香啗之芬美過於充饑即裹以爲糧緣

穴行而食此物既盡復遇如泥者味似向塵又齋以云所

歷幽遠里數難測就明曠而食所齋盡便入一都郭郭修

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魄爲飾雖無日月明踰三

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奏奇樂非世所聞也便告請求哀

長人語令前去從命進道凡遇如此者九處最後所至苦

告饑餒長人入指中庭一大栢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

拈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拈亦取後拈令啗食即得

療饑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還問張

華當悉此人便復隨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還六七年間

即歸洛問華以所得二物視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龍涎

泥是崑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羊爲癡龍其初一珠食

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饑而已

出幽明錄

又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熟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熟盡
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熱如此無窮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
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齎以示華華云此所謂然石出異物志
又嵩高山北有大穴空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遊其上晉
初嘗有一人悞墜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試投食於穴墜
者得之爲糧乃緣穴而行可十許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
屋一區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
饑渴碁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停
此不墜者曰不願停碁者曰汝從西行數十步有一井其
中多怪異慎勿畏但投身入中當得出若饑即可取井中
物食之墜者如其言井多蛟龍然其墜者輒避其路墜者
緣井而行井中有物若青泥墜者食之了不復饑可半年

許乃出蜀中因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所飲者玉漿
所食者龍穴石髓也出小

東晉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肯答曰
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
村以爲怪乃相推之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
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東晉進曰仲
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
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東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
河曲見金人自淵而出奉水心劍曰今君制有西夏乃秦
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業帝曰善
賜金五十斤而左遷仲治爲陽城令出續齊諧記

沈約

梁武帝多策事因有貢徑寸栗者帝與沈約策栗事帝得十餘事約得九事及約出人問今日何不勝約曰此人忌前不讓必恐羞死時又策錦被事出盧氏雜記

又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不平蓋如合焉中得劍一瓷具數十時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罍孟也葬則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語在江右雜事出史系

虞世南

唐太宗令虞世南寫列女傳屏風已裝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出國史纂異又太宗常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此行祕書也

行祕書也

傅奕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處如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滕甚嚴固求良久乃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出國史纂異

郝處俊

唐太宗問光祿卿韋某須無脂肥羊肉克藥韋不知所從得乃就侍中郝處俊宅問之俊曰上好生必不為此事乃進狀自奏其無脂肥羊肉須五十口肥羊一一對前殺之其羊怖懼破脂並入肉中取最後一羊則極肥而無脂也

上不忍為乃止實處俊之博識也出朝野僉載

孟詵

唐孟詵平昌人也父曜明經擢第拜學官詵少敏悟博聞多奇舉世無與比進士擢第解褐長樂尉累遷鳳閣舍人時鳳閣侍郎劉禕之臥疾詵候問之因留飯以金碗貯酪詵視之驚曰此藥金非石中所出者禕之曰主上見賜當非假金詵曰藥金仙方所資不為假也禕之曰何以知之詵曰藥金燒之其上有五色氣遽燒之果然禕之以聞則天以其近臣不當旁稽異術左授台州司馬累遷同州刺史每歷官多煩政人吏殆不堪薄其妻室常曰妻室可烹之以啖客人多議之出御史臺記

唐文宗

唐文宗皇帝聽政暇博覽羣書一日延英顧問宰臣毛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相李珣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對珣曰臣按爾雅苹是蘋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苹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蘋蕭又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誥言安姑有斲粟金跳脫是臂飾出盧氏雜記

賈耽

唐賈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乃是蕃虜來者而與之坐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年所聞既備因撰海內華夷圖以問其郡人皆得其實事無虛詞出盧氏雜記

段成式

唐段成式詞學博聞精通三教復強記每披閱文字雖千

萬言一覽略無遺漏嘗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來獻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靜一室懸鐵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戶但開一牖方纔數寸亦緘鐫之時與近親闚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也其博識如此

出南楚新聞

又

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嘗患之復以年長不加面斥其過而請從事言之幕客遂同詣學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遜謝而已翊日復獵于郊原鷹犬倍多旣而諸從事各送兔一雙其書中徵引典故無一事重疊者從事輩愕然多其曉其故實於是齊詣文昌各以書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藝文該贍山簡云吾年四十不爲家所知頗亦類此

語

江陵書生

江陵南門之外雍門之內東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許具體而微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數百年前此州忽爲洪濤所漫未沒者三二版州帥惶懼不知所爲忽有人白之曰州之郊墅間有一書生博讀甚廣才智出人請召詢之及召出之此是息壤之地在于南門僕嘗讀息壤記云禹湮洪水茲有海眼泛之無恒禹乃鑄石造龍之宮室寘于穴中以塞其水脈後聞版築此城毀其舊制是以有此懷襄之患請掘而求之果於東垣之下掘數尺得石宮室皆已壞荆帥於是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絕今於其上又起屋宇誌其處所旋以息壤記驗之不

出王堂
謬聞語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司馬相如

謝朓

沈約

庾信

王勃

盧照鄰

崔融

張說

崔曙

王維

李翰

顧況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韓翃

楊憑

符載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門

司馬相如

漢司馬相如賦詩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

學相如之賦而弗迫也故雅服焉相如為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卿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必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博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敢言作賦之心矣出西京雜記

謝朓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出談藪

沈約

梁奉朝請吳均有才器常為劍騎詩云何當見天子畫地關西高祖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焉均默然無答均

又為詩曰秋風瀧白水鴈足印黃沙沈隱侯約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即已印訖出談藪

庾信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出朝野僉載

王勃

唐王勃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點竄時人謂之腹藁出談藪

盧照鄰

唐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為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鄰聞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時楊之為文好以古

崔融

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為黠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為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畊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

出朝野僉載

百年來無此文

出國史異纂

張說

唐張說徐堅同為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藝之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異乎若施之於廊廟則為駭矣閤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為俳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大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臆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

素練實濟時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短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出大唐新語

崔曙

唐崔曙應進士舉作明堂火珠詩續有佳句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其言深為工文士推服既天歿一女名星星而無男當時咸異之

出明堂雜錄

王維

唐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今清涼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人以爲含英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乃李嘉佑詩也

出國史補

李翰

唐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出國史補

顧況

唐顧況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遊於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上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曰於上游亦題葉上泛於波中詩曰愁見鸞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日餘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一詩故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愁和獨舍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風取次行

出本事詩

盧渥

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奉來
葉上及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
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任范
陽獨獲其退宮人覩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
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
急深宮盡日間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出雲溪友議

唐德宗

唐德宗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才學術直言極諫之士
由是題筆責藝者滿於闕下上多親自考試故絕請託之
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為意
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乖謬者即濃點筆抹之或稱
者翹足朗吟翌日即遍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公

卿大夫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詞獨孤綬試放馴象賦及
進其本上覽稱歎久之因吟其詞云化之式孚則必凌乎
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甚嘉之故特書第三等
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悉令放於荆
山之南而綬不斥受獻不傷放棄上賞為知去就也

出杜陽雜

編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
倫於容州天下榮之

出國史補

戎昱

唐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
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為詩而姓氏稍
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帝遂吟

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
唯君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
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
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悅曰
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
足稱詩人之典詠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
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
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帝笑曰
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者矣出雲
溪友

議

李端

唐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卽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

李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絕妙或謂宿構
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爲韻復有金埒銅山之句
曖大喜出名馬金帛爲贈是會也端擅場送丞相王縉之
鎮幽朔韓翃擅場送丞相劉晏之巡江淮錢起擅場出國
史補

韓翃

唐韓翃少負才名侯希逸鎮青淄翃爲從事後罷府間居
十年李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
後生不能知韓其目爲惡詩韓翃翃殊不得意多辭疾在
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
扣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
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底狀報制誥闕人中
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

翊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
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輕煙
散入五侯家又批云與此韓翊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
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
也山本
事詩

楊憑

唐京兆尹楊憑兄弟三人皆能文為學甚苦或同賦一篇
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山傳
載

符載

唐符載字厚之蜀郫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栖青城山
習業楊衡擢第宋濟先死無成唯載以王霸自許恥於常
調韋臯鎮蜀辟為支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臯嘗於二十

四化設醮請撰

為詩于時陪飲於摩訶池載離席盥漱

小吏十二人捧倪人分兩題緩步池間各授口占其敏速

也如此劉闢時為金吾倉曹參軍始依臯焉載與撰真贊

云矯矯化初氣傑文雄靈螭出水秋鸚乘風行義則固輔

仁乃通他年良覲麟閣之中及臯卒闢總留務載亦在幕

中及闢敗載亦免禍

山北夢
瑣言

王建

唐王建初為渭南縣尉值內官王樞密者盡宗人之分然
彼我不均復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靈信任中官
起黨錮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詰曰吾弟所有官詞天
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故元稹以嘗
有官詞詔令隱其文朝廷以為孔光不言溫樹者慎之至

也及王建將被奏劾因爲詩以讓之乃脫其禍也建詩曰
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著進
來龍馬每交騎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
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出雲溪友議

裴度

唐憲宗以玉帶賜裴度臨薨却進門人作表皆不知意公
令子弟執筆口占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
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出因話錄

白居易

唐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
口楊柳小蠻腰平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楊柳詞以託
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水豐坊裏東南

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
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
禁中自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云
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後除蘇州刺史自峽
沿流赴郡時柿歸縣繁知一聞居易將過巫山先於神女
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
報高唐 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居易觀題處暢然邀知
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
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
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巫山
高不極合沓狀奇新聞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
曙潮滿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兢詩曰神

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荆王電影江
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
山十二重皆在碧空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
渡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
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
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
四篇詩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爲出雲溪友議

元和沙門

唐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
合之處張籍頗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
得別家時經往跨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笑曰此
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冷吟曰見他桃李發思憶

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白撰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杜牧

天嶠遊人

譚銖

周匡物

王播

朱慶餘

唐宣宗

温庭筠

李商隱

劉瑒

鄭畋

司空圖

高蟾

杜牧

唐白居易初為杭州刺史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之始植於庭欄門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之也會徐凝自富春來未知白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慙愧僧閒用意栽海鷺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

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幙在舍芳只
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歸時張祐榜舟
而至甚若疎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隱各希首薦焉白曰
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鬪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劔
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凝爲元祐次之張
曰祐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
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祐題金山寺詩曰
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雖綦母潛云塔影挂青漢鍾聲
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白又以祐宮詞四句之中皆數對
何足奇乎然無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
色祐歎曰榮辱糾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疑亦鼓柁而
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林宗杜牧與

白輦下較之具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

有恨白爲河南尹李爲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

肩輿似乖趨事之禮李嘗謂白爲囁嚅公聞者皆笑樂天

之名稍減矣白曰李直木

林宗字也

吾之獅子也其鋒不可當

後杜牧守秋浦與張祐爲詩酒之交酷吟祐宮詞亦知錢

塘之歲白有非祐之論嘗不平之乃爲詩二首以高之曰

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

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

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此爲祐得意之語也李杜已下盛

言其美者欲以苟異於白而曲成於張也故牧又著論言

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媒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

能以法治之斯亦敷佐於祐耳

出雲溪友議

天嶠遊人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鄧先客至延康四五代為國道師而錫紫服泊死自京歸葬是山云是屍解也然悉為丘隴松柏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不言姓字但云天嶠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為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

宮出雲溪友議

譚銖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比於錢唐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為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有吳門之秀士也因書一絕後之來者覩其題處稍息筆

吳詩曰武丘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便

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出雲溪友議

周匡物

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懷刺不偶路經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於公館題詩云萬里茫茫天漻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舟子不取取舉選人錢者自此始也出閩川名

傳士

王播

唐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食後厭

忘乃齋罷而後擊鍾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
遊向之題名皆以碧紗卓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曰三十年
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
僧白頭上堂未了各西來慙愧闍黎飯後鍾三十年來塵
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出據

朱慶餘

唐朱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什數通
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於懷抱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
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初慶餘尚為謙退作閨意一
篇以獻張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
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粧出鏡心
自知明艷更沈吟齊統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是朱之詩名流於四海內矣

出雲溪友議

唐宣宗

唐宣宗朝前進士陳玃等三人應博士宏詞所司考定名
第及詩賦論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藩等問曰凡考
試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對曰賦忌偏枯庸雜論失褒貶是
非詩則緣題落韻緣題如白雲起封中詩元卦中白雲起是也其間重用文字

乃是庶幾亦非有常例也又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相
靈鼓瑟詩云善撫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
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
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中
有二不字上曰錢起雖重用字他詩似不及起雖謝朓云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遠水還江漢流之篇

無以比也其宏詞詩重用字者登科起詩便付史選出雲溪友

又

宣宗因重陽賜宴羣臣有御製詩其略曰欵塞旋征騎和
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邊宰臣以下應制皆和
上曰宰相魏謩詩最出其兩聯云四方無事去神豫抄秋
來八水寒光起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蹈舞拜謝羣
寮聳視魏有德色極歡而罷出好情詩

温庭筠

唐温庭筠字飛卿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才思
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八韻成
多為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摺紳薄之李

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
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試詩
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
續也宣宗賞焉又藥有名白頭翁温以蒼耳子為對他皆
此類也宣帝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
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温亦有言云中書
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
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耶帝曰非也又
曰得非大參簿尉之類耶帝曰非也謫為坊城尉其制詞
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
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流落而死也幽國
公杜棕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詣韋曲林氏林亭留詩云卓

氏爐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
池蓮照水紅幽公聞之遺絹千疋吳興沈微云温曾於江
淮爲親表檟楚由是改名庭筠又每歲舉場多爲舉人假
手侍郎沈詢之舉別施鋪席授庭筠不與諸公鄰比翌日
於簾前請庭筠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
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出北夢瑣

李商隱

唐李商隱字義山爲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綯繼
有韋平之拜似疎商隱未嘗展分重陽日商隱詣宅於廳
事上留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
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觀之慙悵而已乃
扁閉此廳終身不處也

劉瑒

唐劉瑒字子全幼苦學能屬文才藻優贍大中初爲翰林
學士是時新復河湟邊上戎事稍繁會院中諸學士或多
請告瑒獨當制一日近草詔百函筆不停綴詞理精當夜
文帝復召至御前令草喻天下制瑒濡毫抒思頃刻而告
就遲明召對帝大嘉賞因而面賜金紫之服瑒以文學受
知不數年卒至大用其告喻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國也何
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於大寧朕猥荷丕
圖思弘景業憂勤戒惕四載于茲每念河湟土疆綿亘遐
濶天寶末犬戎乘我多難無力禦姦遂縱腥膻不遠京邑
事更十葉時近百年卿士獻能靡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

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爲永圖且守舊地爲明理
荏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祐將士等櫛
沐風雨暴露郊原披荆榛而刁斗夜嚴出豺狼而穹廬曉
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念此誠勤宜加寵賞詞不多載出
處誨所撰
劉瑒碑

鄭畋

馬嵬佛堂楊妃縊所邇後才士經過賦詠以道其幽怨者
不可勝紀皆以翠翹香鈿委於塵泥紅淒碧怨令人傷悲
雖調苦詞清無逃此意也丞相鄭畋爲鳳翔從事日題詩
曰肅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
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真輔國之句出關
史

司空圖

唐晉國公裴度討淮西題名於華嶽廟之闕門後司空圖
題詩紀之曰嶽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聲石闕莫
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出
言

高蟾

唐高蟾詩思雖清務爲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
能謂人曰儻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天上碧桃
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
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先是胡曾
有詩云翰苑何曾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
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由
是蟾獨策名也前輩李賀歌篇逸才奇險雖然嘗疑其無
理杜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卽奴僕命騷人可也是

知通論不相遠也

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九

九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

文章三

李蔚

盧渥

韓定辭

姚巖傑

狄歸昌

杜荀鶴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昂

賀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興

高駢

羅昭威

趙延壽

李蔚

唐丞相李蔚鎮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孫處士不遠千里徑來修謁蔚浹月留連一日告發李敦舊分遊河祖送過於橋下波瀾迅激舟子迴跋舉篙濺水近坐飲妓濕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荷於所司處士拱而前曰因茲寵餞是

某之過敢請筆硯略抒荒蕪李從之乃以柳枝詞曰半額
微黃金縷衣玉搔頭裊鳳雙飛從教水濺羅裙濕還道朝
來行雨歸空覽之釋然歡笑賓從皆贊之命伶人唱其詞
樂飲至暮舟子赦罪更有李嶸獻詩云鷄樹煙含瑞氣凝
鳳池波待玉山澄國人久倚東關望擬築沙堤到廣陵後
果入相出抄情詩

盧渥

唐左丞相盧渥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咸居顯列
乾符初母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府觀察使又旬
日其弟紹自前長安令除給事中又旬日躬沈自前集賢
校理除左拾遺又旬日弟沼自畿尉遷監察御史詔書疊
至士族榮之及赴任陝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互

設祖筵遮於行路洛城爲之一空都人觀者架肩擊鼓盛
於清明灑掃之日自臨都驛以至於行凡五十里連翩不
絕有白鬚傳卒鳴指歎曰老人爲驛吏垂五十年閱事多
矣而未曾見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時士流竊語以此日在
家者爲恥渥有題嘉祥驛詩曰交親榮餞洛城空善戲戎
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歎程中馬嘶靜谷
聲偏響旆映晴山色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
遺風詩版後爲易定帥王存尚書碎之出唐關史

韓定辭

唐韓定辭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
試幕客馬或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煥林芳草綿綿思盡日
相攜陟麗譙別後囷壑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或詩雖

清秀然意在徵其學問韓亦於座上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術麗詞堪與雪兒歌座內諸賓靡不欽訝稱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或復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或頻目之韓曰昔愛晉文公分季隗於趙衰孫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以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勝賢者之顧願垂一詠俾得奉之或援筆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文甚美咸欽其敏妙遂傳於遠近或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

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鬣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或囀嵒之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

結交而去

出北夢瑣言

姚巖傑

姚巖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卯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鞠場公

宇初構請巖傑紀其事文成燦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
字巖傑大怒標不能容時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磨去其
文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為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祇與天
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田子莫嫌彈鋏恨
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
肇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
書褒美贈以束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
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肇不得已迺至郡齋待如公卿禮
既而日肆傲睨輕視於肇肇常以篇詠誇於巖傑曰明月
照巴天巖傑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肇漸
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一事
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濶尺八巖傑

據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遠令曰凭欄一吐已覺
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披

狄歸昌

唐僖宗幸蜀有詞人於馬嵬驛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
重見鸞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迴休更泥楊妃不
出名氏人仰奇才此自侍郎狄歸昌詩也 出杆情詩

杜荀鶴

唐杜荀鶴嘗吟一聯詩云舊衣衣絮絮新酒竹籊籊或話
於韋莊莊曰我道印將金鑲鑲簾用玉鈎鈎莊後西蜀為
相謂此夢

武臣有文

曹景宗

梁曹景宗累立軍功天監初徵爲右衛將軍後破魏軍振
旅帝於華光殿宴飲聯句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
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
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賦競病兩字景宗便操
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第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
去炳帝欣不已於是進爵爲公出曹景宗傳

高昂

北齊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彩殊異其父次同爲求嚴
師教之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
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
故名字之東魏末齊神武起義昂傾意附之因成霸業除
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而敖曹酷好爲詩雅有情致

時人稱焉常從軍與相州刺史孫騰作行路難曰卷甲長
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牢停更被處置
河橋北迴首絕望便蕭條悲來雪涕還自抑又有征行詩
曰瓏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臘夜夜迎新婦頃
之其弟季式爲齊州刺史敖曹發驛以勸酒乃贈詩曰憐
君憶君停欲死天上人間無可比走馬海邊射遊鹿偏坐
石上彈鳴雉昔時方伯願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餘篇甚
多此不復載出談藪

賀若弼

隋賀若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涉書記
有重名及隋文受禪陰有平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穎薦
弼有文武才幹拜總管委以平陳之事若弼欣然以爲已

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若弼遺詩曰交河驃騎幕
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平陳十策稱上
旨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若弼為行軍總管俘陳叔寶賀
若弼傳

李密

隋李密蒲山公寬之子也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
疾而歸大業中佐楊玄感起兵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亡
抵平原賊帥郝孝德不禮之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乃詣
睢陽舍於村中變名姓稱劉知遠聚徒教授經數月不得
志乃為五言詩曰金風颺秋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途士
鬱陶傷寸心聃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為悵然
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屠誰何刀筆

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
成泣下數行義寧元年密僭據洛口會羣盜百萬築壇稱
魏公建元二年密自鞏洛鼓行伐隋兵敗歸唐授光祿卿
出河
洛記

高崇文

唐相高崇文本薊門之驍將也以討劉闢功授西川節度
使一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崇文遽至飲席笑曰諸君
自為樂殊不見顧鄙夫鄙夫武人亦有一詠雪詩乃口占
曰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舊從軍有似胡兒射飛鴈
白毛空裏落紛紛詩多中的皆謂北齊教曹之比大尉駢
卽其孫也出北夢
瑣言

王智興

唐侍中王智興初爲徐州節度使武略英特有命世之譽
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名士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賓朋
賦詩頃之達於王王乃召護軍俱至從事因屏去翰墨但
以盃盤迎接良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
某而罷遽令却取筆硯以彩牋數幅陳席上衆賓相與持
疑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酒爲意時小
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禮爲揖讓王曰某韜鈴
發跡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於是
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三十年來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
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歎無
已時文人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觀茲盛事豈得無
言祐卽席爲詩以獻云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

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章句右軍書智興覽之笑曰褒
飾之詞可謂過當矣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佞智
興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名士豈
云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岐

贈絹千匹

出劇談錄

高駢

唐高駢幼好爲詩雅有奇藻屬情賦詠橫絕常流時秉筆
者多不及之故李氏之季言勲臣有文者駢其首焉集遇
亂多亡今其存者盛傳於時其自賦言懷詩曰恨乏平戎
策慙登拜將壇手持金鉞重身掛鐵衣寒主聖匡扶易恩
深報効難三邊猶未靜何敢便休官二女廟詩云帝舜南
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直到而今

竹尚斑又詠雪云六出花飄入戶時坐看修竹變瓊枝
逡巡好上高樓望蓋盡人間惡路岐又聽歌詩公子邀歡月
滿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秋風起直到蕭關水盡
頭又寄僧筇竹杖詩云堅輕筇竹杖一杖有九節寄與沃
州僧閑步秋山月

出謝朓雜說

羅昭威

梁鄴王羅昭威世為武人有膽決喜尚文學雅好儒生於
廳所之側別立學舍招延四方遊士置於其間待以恩禮
每旦視事之暇則與諸儒講論經義聚書萬餘卷於學舍
之側建置書樓縱儒士隨意觀覽已亦孜孜諷誦當時藩
牧之中最獲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
壞裂抵棄自襍牋起草下筆成文雖無藻麗之風幕客多

所不及又僻於七言詩每歌酒讌會池亭遊覽靡不賦詠
題之屋壁江南有羅隱者為兩浙錢鏐幕客有文學昭威
特遣使幣交聘申南阮之敬隱悉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
昭威昭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為詩曰羅江東今鄴中人士
有諷誦者嘗自為大廳記亦微有可觀

出羅昭威傳

趙延壽

偽遼丞相趙延壽德鈞之子也仕唐為樞密使清泰末自
太原陷虜耶律德光用為偽丞相綜國事晉少主失政延
壽道戎王為亂凡數年之間盜有中夏實延壽贊成之力
也延壽將家子幼習武畧即戎之暇時復以篇什為意亦
甚有雅致嘗在虜庭賦詩曰黃沙風捲半空拋雲動陰山
雪滿郊探水人迴移帳就射鵬箭落著弓抄鳥逢霜果饑

還啄馬渡米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
稍南人聞者往往傳之出類延壽傳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

才名

上官儀

東方虬

蘇頌

李邕

李華

李白

好尚

房琯

韓愈

李約

陸鴻漸

獨孤及

杜兼

李德裕

潘彥

宋之慈

朱前疑

鮮于叔明

權長孺

才名

上官儀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

朝巡洛水隄步月徐轡詠詩曰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
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若神仙國
史異纂

東方虬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與西門豹作對尤工詩沈
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直須還
他第一出國史異纂

蘇頌

蘇頌少聰俊一覽千言景龍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淮
頌為中書舍人在太極後閣時頌尚年少初當劇任文詔
填委動以萬計時或慮其不濟而頌手操口對無毫釐差
失主書韓禮譚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頌曰乞公稍遲禮等

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見之歎曰舍人思若湧
泉嶠等所不測也出譚賓錄

李邕

李邕自刺史入計京師邕素負才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
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
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看以為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
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人陰中竟
不得進改天寶初為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不拘細行馳
獵縱逸後柳勣下獄古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
詞狀連引敕初順之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邕早擅才
名尤長碑記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送亦至鉅萬自
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出譚賓錄

李華

李華以文學名重於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員外起爲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外時陳少遊鎮維揚尤仰其名一旦城門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簪笏待之少頃復白云已訪蕭功曹矣穎功曹士也

出據

李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爲謫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窻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陳已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中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儻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邊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儻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卽遣二內

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命二人張朱絲欄於其
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適利
鳳跼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
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珠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
洞房宮中誰第一飛鸞在昭陽玄宗亦以非廊廟器優詔許之
不羈放曠坦率乞歸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廟器優詔許之
嘗有醉吟詩曰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
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胡愧焉三盃通大道五斗合
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更憶賀監知章詩曰欲向
東南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掉酒船回後在潯陽
復爲永王璘延接累謫夜郎時杜甫贈白詩二十韻多敘
其事白後放還遊賞江表山水卒於宣城之采石葬於謝

公青山范傳正爲宣歙觀察使爲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
自幼好酒於空一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構酒樓三
與同志荒宴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
加敬焉出本
事詩

好尚

房琯

蘇州洞庭杭州興德寺房太尉琯云不遊興德洞庭未見
佳處壽安縣有噴玉泉石溪皆山水之勝絕者也貞元中
琯以賓客辭爲縣令乃剗翳薈開徑隧人聞而異焉太和
初博陵崔蒙爲主簿標準在於道周人方造而遊焉又顏太
師真卿刻姓名於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沈之大洲之底
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出傳

韓愈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能返發狂慟哭為遺書華陰令令百計取之乃下又李氏子為千牛與其儕類登慈恩寺浮圖窮危極險躍出檻外失身而墜賴腰帶掛釘為風所搖久而未落同登者驚倒檻中不能復起院僧遙望急呼一寺悉出以救之乃連衣為繩久之取下經宿而

蘇出國史補

李約

兵部員外郎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愛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詞調皆高絕一時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裹頭對客處融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

鐵一片擊之精越又養一猿名生公常以之隨逐日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夕不俟外賓醉而後已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約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膻澆鹿指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人大笑約性又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火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出因話記

陸鴻漸

太子文學陸鴻漸名羽其生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

姓陸于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為氏及長聰俊多聞學贍辭逸恢諧談辯若東方曼倩之儔鴻漸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嗜茶之家陶為其像置於錫器之間云宜茶足利至大和復州有一老僧云是陸僧弟子常謳歌云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唯羨西江水曾向晉陵城下來鴻羨又撰茶經二卷行於代今為鴻漸形者因目為茶神有交易則茶祭之無以釜湯沃之出傳

獨孤及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病不理意欲專聽出傳

杜兼

杜兼嘗聚書萬卷每卷後必自題云倩俸寫來手自校汝

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為不孝出傳

李德裕

李德裕與同列欵曲或有徵所好者德裕言已喜見未聞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饍頭以為珍美事聞筵先一日前必到使院案新煮饍頭也杜幽公粽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中安潛好看鬪牛雖各有所美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穀堆不出北夢

潘彥

咸亨中貝州潘彥好雙陸每有所詣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右手挾一板左手抱雙陸局口銜雙陸骰子二日一夜至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出朝野

宋之慈

洛陽縣丞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爲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窻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出朝野僉載

宋前疑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偃肩蟠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夫人世嗜慾一何殊性前聞文王嗜昌歠楚王嗜芹菹屈到嗜芟曾皙嗜羊棗宋劉雍嗜瘡痂本傳曰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靈休脫襪粘炙瘡痂墜地雍俯而取之食焉宋明帝嗜蜜漬蠅蟻每啖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君愛醜之說何其怪歟天與其癖也

出朝野僉載

鮮于叔明

劍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散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卽浮之微熱水中以抽其氣盡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實佳

出朝野僉載

權長孺

長慶末前知福建縣權長孺犯事流貶後以故禮部相國德輿之近宗遇恩復資留滯廣陵多日賓府相見皆鄙之將詣闕求官臨行羣公飲餞於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瓜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瓜或洗濯未精以紙裹候其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獲千金之惠涎流於吻連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坐罄

異出乾
興子

寫道非或云為巖而心以為杜陵也
或在天寶後多記在入京之
後亦有一
得矣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二

儒行 憐才 高逸

儒行

劉獻之

盧景裕

蕭德言

張楚金

憐才

沈約

唐高宗

天后

源乾曜

張建封

李實

韓愈

楊敬之

盧肇

令狐綯

崔鉉

高逸

孔稚珪

李元誠

陶弘景

田遊巖

朱桃椎

盧鴻

元結

賀知章

顧況

陳琰

孔拯

儒行

劉獻之

後魏劉獻之少好學尤精詩傳泛觀子史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少也又謂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時人有從之學者獻之曰立身雖百行殊途准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履從師止可博聞強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吾丘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嗚呼先達之人何自

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慕之歎曰吾不如莊周樗散遠矣

固以疾辭出談

盧景裕

范陽盧景裕太常靜之子司空同之猶子少好閑默馳騁經史守道恭素不以榮利居心時號居士焉初頭生一叢白毛數之四十九莖故偏好老易爲注解至四十九而卒故小字白頭性端謹雖在暗室必矜莊自持盛暑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對有若嚴賓歷位中書侍郎出談

蕭德言

唐蕭德言篤志於學每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子謂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師之言豈憚於此乎出談

張楚金

張楚金與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貢楚金楚金辭曰以順即越石長以才即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李勣為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乃薦擢第

出談實錄

憐才

沈約

梁瑯邪王筠幼而清隸文采逸艷為沈約所賞及沈為尚書令筠為郎謂筠曰僕昔與王謝諸賢為文會之賞自零落以來朽疾相繼平生翫好殆欲都絕而一文一詠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復遇盛德昔伯喈見王仲宣歎曰此王公之孫吾家書籍萬卷必當相與僕雖不敏請慕斯言每商

確書史

閱篇章畢夜闌景以為得志之賞筠歷位司徒

左長史度支尚書

出談藪

唐高宗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出譚實錄

天后

則天幸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宋之間詩成則天稱詞更高奪袍以賜之

出譚實錄

源乾曜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高力士語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

之對曰至忠不嘗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
晚乃謬計耳其初立朝得不謂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
者莫不感悅出國史補

張建封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為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
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
有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
崔膺建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又曰某亦有請却請崔膺座
中皆笑後乃得免出國史補

李實

李實為司農卿促責官租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
租車亦至故得不罪會有賜與當為謝狀常秉筆者方有
故實急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為草狀實大喜延英薦
之德宗令問喪期屈指以待及釋服之明日自處士拜拾
遺祐有文章善畫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出國史補

韓愈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璿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
長短之歌名動京師時韓愈與皇甫湜賢賀所業奇之而
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
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璿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
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試一篇賀承
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
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
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

賦聲磨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龐眉書客
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天鴻他日不羞蛇
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
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時
著辨諱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

出據言

又

韓愈引致後輩為舉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
門弟子後官高不復為也

出國史補

楊敬之

楊敬之愛才公正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
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
項斯因此遂登高科也

出尚書故實

盧肇

王鐐富有才情數舉未捷門生盧肇等公薦於春官云同
盟不嗣賢者受譏相子負薪優臣致請乃旌鐐嘉句曰擊
石易得火扣人難動心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深聲聞藹
然果擢上第

出詩情詩

令狐綯

宣皇坐朝次對官趨至前必待氣息平勻上然後問事令
狐綯進李遠為杭州刺史宣皇曰我聞李遠詩云長日唯
銷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以言不足有實也仍薦
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出幽閑鼓吹

崔鉉

鄭愚尚書廣州人擢進士第士揚歷清顯聲甚高而性好

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鄭授廣南節制路由渚
宮鉉以常禮待之鄭爲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至
是乃贄所業魏公覽之深加歎賞曰真銷得半臂也出北
言

高逸

孔稚珪

齊會稽孔稚珪光祿靈產之子侍中道隆之孫張融之內
弟稚珪富學與陸思曉謝淪爲君子之交珪不樂世務宅
中草沒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王宴嘗鳴笳鼓造之
聞羣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
晏有愧色歷位太子詹事贈光祿大夫出談

李元誠

北齊趙郡李元誠鉅鹿貞公恢之孫鉅鹿簡公之公會孫
性放誕不好世務以飲酒爲務爲太常卿太祖欲以爲僕
射而疑其多酒子騷諫之元誠曰我言作僕射不如飲酒
樂耳愛僕射宜勿飲酒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及孫騰嘗詣
元誠其庭宇蕪曠環堵積圯在樹下以被自擁獨對一壺
陶然樂矣因其妻衣不曳地撒所坐在褥質酒肉以盡歡
意焉二公嗟尚各置餉饋受之而不辭散之親故元誠一
名元忠拜儀同領衛尉封晉陽公卒贈司徒謚曰文宣出
藝

陶弘景

丹陽陶弘景幼而惠博通經史覩葛洪神仙傳便有志於
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以爲遠初爲宜都王侍讀後

遷奉朝請永平中謝職隱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迴一百
五十里名曰華陽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時號茅山由
是自稱華陽隱居人間書疏皆以此代名亦士安之玄晏
稚川之抱朴也惟愛林泉尤好著述縉紳士庶稟道代膺
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先生嘗曰我讀外書未滿萬卷以內
書兼之乃當小出耳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賦
詩以答之詞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
堪持寄君高祖賞之

出談

田遊巖

唐田遊巖初以儒學累徵不起侍其母隱嵩山甘露中中
宗幸中嶽因訪其居遊巖出拜詔命中書侍郎薛元超入
問其母御題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徵拜弘文學士

出翰
林盛

朱桃稚

朱桃稚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人間
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稚不言而
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
所受織芒屨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屨也爲鬻取
米置之本處桃稚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
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稚一答旣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
蜀人以爲美談

出六唐
新語

盧鴻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
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

山臣鴻敢以忠信奉上天宗異之召入賜宴拜諫議大夫
賜章服並辭不受給米百石絹百疋送還隱居之處出大
唐斷

元結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濱大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
家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捍寇之力結天寶中師中
行子始在商於之山稱元子逃難入猗玗之山稱猗玗子
或稱浪士漁者呼為聲叟酒徒呼為漫叟及為官呼漫郎

出國
史補

賀知章

賀知章性放曠美談笑當時賢達咸傾慕陸象先即知章
姑子也知章特相親善象先謂人曰賀兄言論調態真可

謂風流之士晚年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醉後屬
詞動成篇卷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共
傳寶之請為道士歸鄉捨宅為觀上許之仍拜子為會稽
郡司馬御製詩以贈行出譚
賓錄

顧況

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會招致將以好官命之
況以詩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此身
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
去出尚書
故實

陳琚

陳琚鴻之子也鴻與白傳傳長恨詞文格極高蓋良史也
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銓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

與之交同院有小計姓武亦元衡相國之後蓋汾陽之坦
牀也乃心不平之遂挈家居于茅山與妻子隔山而居短
褐束縑焚香習禪而已或一年半載與妻子略相面焉在
職之時唯流溝寺長老與之款接亦具短褐相見自述檀
經三卷今在藏中臨行留一章與其僧云行若獨輪車常
畏大道覆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得不
離俗乾符中弟璉復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陽棹小舟至于
彭門與弟相見薛公重其為人延請入城遂堅拒之曰某
已有誓不踐公門矣薛乃攜舟造之話道未日不宿而去
其志尚之介僻也如此

出玉堂閒話

孔拯

孔拯侍郎爲遺補時嘗朝回值雨而無雨備乃於人家簷

廡下避之過食時雨益甚其不乃延入廳事有一叟出迎
甚恭備酒饌亦甚豐潔公侯家不若也拯慙謝之且假雨
具叟曰某間居不預人事寒暑風雨未嘗冒也置此欲安
施乎令於他處假借以奉之拯退而嗟嘆若忘宦情語人
曰斯大隱者也

出北夢瑣言

日其大劉香也
其平令於此
具其日其間
甚其而西
無下國之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

樂一

樂

舜白玉瑄

師延

師曠

師涓

楚懷王

咸陽宮銅人

隋文帝

唐太宗

衛道弼曹紹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沆

王仁裕

李師誨

琴

璵璠樂

劉道強

趙后

馬融

楊秀

李勉

張弘靖

董庭蘭

蔡邕

于頔

韓皋

王中散

瑟

阮咸

樂

舜白玉琯

舜之昔西王母來獻白玉琯漢章帝昔零陵文學奚景於
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為琯後乃易之以竹
為琯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儀也出風俗通

師延

師延者殷之樂工也自庖皇以來其世遵此職至師延精
述陰陽曉明象緯終莫測其為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
在軒轅之世為司樂之官及乎殷昔總修三皇五帝之樂
撫一絃之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

昔已年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世代興亡之兆至夏末

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滯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之內欲

極刑戮陰宮囚人之所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調角之音司

獄者以聞於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悅也猶

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滯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

炮烙之害聞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其本死於

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圖畫以象其形立祠不絕矣

出王子年拾遺錄

師曠

師曠者或云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辯音律撰兵書
萬篇昔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嘗以陰陽之
學顯於當世乃薰目為瞽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

考鍾呂以定四昔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師曠出於何帝之昔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至戰國分爭其書滅絕矣晉平公使師曠奏清徵師曠曰清徵不如清角也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敗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掣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病

出王子年拾遺錄

師涓

師涓者出於衛靈公之世能寫列代之樂善造新曲以代古聲故有四昔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飈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

疑河流陰沉雲之操此四昔之聲奏於

公公情酒心

志於政事遽伯玉諫曰此雖以發揚氣

終為沉酒靡曼

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

主公乃去新聲而

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

於雅頌失為臣之

道乃退而隱迹伯玉焚其樂器於

迂之衢恐後世傳造

焉其歌曲湮滅世代遼遠唯紀其篇目之大意也

出王子年拾遺

記

楚懷王

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金堂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昔聞金石絲竹之音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昔與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咸池蕭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嘗繞山以遊宴各舉四仲之氣以為

樂章惟仲春律中夾鐘乃作輕流水之詩宴於山南晉中
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其後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
屈平以忠見斥隱於沅澧之間王迫逐不已乃赴清冷之
淵楚人思慕之謂之水仙出王子年拾遺記

咸陽宮銅人

秦咸陽宮中有鑄銅十二枚坐高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
琴筑竽笙各有所執皆組綬華采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
上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內有蠅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
人紐繩則琴瑟竽筑皆作與真樂不異出西京雜記

隋文帝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於翟泉獲玉磬十四懸之於庭有二
素衣神人來擊之其聲妙絕出洽聞記

唐太宗

唐太宗留心雅正勵精文教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商
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即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爲
之折衷作降神樂爲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風矣初孝孫以
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
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
旋相爲宮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詩序云太平之音
安以樂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曲八十四調祭
園丘以黃鐘爲宮方澤以大呂爲宮宗廟以太簇爲宮五
郊迎享則隨月用律爲宮初隋但用黃鍾一宮唯扣七鍾
餘五虛懸而不扣及孝孫造旋宮之法扣鍾皆遍無復虛
懸矣時張文收善音律以肅吉樂譜未甚詳悉取歷代沿

革截竹爲十二律吹之竹盡旋宮之義太宗又召文收於太常今與孝孫參定雅樂太樂古鍾十二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乃暢徹知音樂者咸伏其妙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始復採三禮更加釐革而樂教大備矣出譚賓錄

又

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箇闕其一宜如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求之如言而得出國史纂異

又

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制爲景雲河清歌名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出國史纂異

又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亡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作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

又

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戰事慶善樂長袖曳尾以象文德鄭公見奏破陣樂則俯而不視慶善樂則翫之不厭出國史纂異

衛道弼曹紹夔

樂工衛道弼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道弼偕爲太樂合享北郊御史怒紹夔欲以樂不和爲罪雜叩鐘磬聲使夔聞召之無誤者由是反歎伏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

夔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復作聲紹夔笑曰
明日可設盛饌當為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効乃
具饌以待之夔食訖出懷中錯鐺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
僧苦問其所以夔云此聲與鐘律合擊彼此應僧大喜其
疾亦愈

出國史
纂異

裴知古

裴知古奏樂謂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

唐室子孫耳其月中宗即位

出譚
賓錄

又

知古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言曰此人即當墜馬
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殆死又嘗觀人迎婦聞
婦珮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善於攝生

元十二年年百歲而卒

出國史
纂異

李嗣真

唐朝承周隋離亂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國姓所闕知者不
敢言達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一旦
秋爽聞砮聲者在今弩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由得
之其後徐業反后潛其宮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鐔入振
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為四具補樂
懸之闕後享宗廟郊天掛篋簏者乃嗣真所得也

出獨
異志

宋沈

宋沈為太樂令知音近代無上太常公亡徵調沈考鍾律
得之

出山
文補

沈太常丞嘗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風鐸聲

傾聽久之朝迴後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鈴皆知所
自乎曰不能知況曰其間有一是古製某請一登塔循金
索試歷扣以辨之可乎僧初難後許乃扣而辨焉在寺之
人卽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非此耶況曰是耳必因
祠祭考本懸鍾而應之固求摘取而觀之曰此沽洗之編
鍾耳請且獨掇於僧庭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同臨之約其
時彼知本懸此果應遂購而獲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門逢
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行認一鈴言
亦編鍾也他人但覺鏗鑄獨工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及
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此亦識微在金奏者與出羯鼓錄

王仁裕

晉都洛下丙申年春翰林學士王仁裕夜直聞禁中蒲牢

發聲如叩項腦之間其鐘忽撞作索索之聲有如破裂
如是者旬餘每與同職默議罔知其何兆焉其年中春晉
帝果幸於梁汴石渠金馬移在雪宮迄今十三年矣索索
之兆信而有徵出玉堂閒話

李師誨

李師誨者畫番馬李漸之孫也爲劉從諫潞州從事知從
諫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縣宰曾於
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見星墜於前遂
掘之得一片石如斷磬其石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
有孔穿條處尚光滑豈天上奏樂器毀而墜歟此石流轉
到安邑李甫宅中出尚書故實

琴

璵璠樂

秦咸陽宮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
銘曰璵璠之樂出西京雜記

劉道強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鳧寡鶴之弄聽者皆悲不能

自攝出西京雜記

趙后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烈
女之象亦善為歸鳳送遠之操焉出西京雜記

馬融

馬融歷二郡兩縣政務無為事從其約在武都七年南郡
四年未嘗按論刑殺一人性好音樂善鼓琴吹笛每氣出

蜻蛉相和出商芸小說

楊秀

隋文帝子蜀王秀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出尚書故實

李勉

唐汧公李勉好雅琴嘗取桐梓之精者雜綴為之百衲琴
用蝸殼為徽其間三百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
可十年不斷出尚書故實

又

勉又取漆箏為之多至數百張求者與之有絕代者一名
響泉一名韻磬自寶於家

又

京中又以樊氏路氏琴為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損處

惜而不治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第上者以玉徽次者以寶徽又次者以金螺蚌徽

張弘靖

張相弘靖夜會名家觀鄭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況

聲祝聲

出國史補

董庭蘭

響泉韻磬本落樊澤司徒家後在珠崖宅又在張彥遠宅今不知流落何處彈琴近代稱賀若夷其黨前有董庭蘭陳懷古懷能況祝二家聲謂大小胡笳也蕭古亦善琴云胡笳第四頭犯無射商遂用其音為蕭氏九弄

出盧氏雜說

蔡邕

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而酒會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螿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螿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螿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聲者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矣

出漢書

于頔

于司空頔常令客彈琴其婦聽於簾下歎曰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無本色韻

出國史補

韓臯

韓臯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稽生之為是也其當晉衛之際其音主商商為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

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承金運之聲也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之也慢其商絃以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托後返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楚王彪母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曰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敗於廣陵故名其曲爲廣以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感慘痛迫切之音盡在於是永嘉之亂是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禍所以託之鬼神也臯之於音可謂至矣

出盧氏雜記

王中散

唐乾符之際黃巢盜據兩京長安士大夫避地北遊者多矣時有前翰林待詔王敬傲長安人能碁善琴風骨清峻初自蒲坂歷於并并師鄭從讜以相國鎮汾晉傲謁之不見禮後又之鄴時羅紹威新立方撫士卒務在戰爭敬傲在鄴中數歲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於道觀中與敬傲相遇又有李處士亦善撫琴山甫謂二客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敬傲卽應命而奏之聲清韻古感動神曲終敬傲潛然返袂云憶在咸通王庭秋夜供奉至尊之際不意流離於此也李處士亦爲白鶴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詩贈曰幽蘭綠水耿清音歎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苦霑襟餘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別彈一曲坐客彌加悚敬非尋常之品調

山甫遂命酒停絃各引滿數杯俄而玉山俱倒洎酒醒山甫方從客問曰向來所操者何曲他處未之有也王生日某家習正音奕世傳受自由德順以來待詔金門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衆共知唯嵇中散所受伶倫之曲人皆謂絕於洛陽東市而不知有傳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廣陵散也山甫早疑其音韻殆似神工又見王生之說卽知古之廣陵散或傳於世矣遂成四韻載於詩集今山甫集中只標李處士蓋寫錄之誤耳由是李公常目待詔爲王中散也王生後又遊常山是時節帥王鎔年在幼齡初秉戎鉞方延多士以廣令名時有李夔卽中莫又玄祕書蕭珣員外張道古並英儒才學之士咸自四集於文華館故待詔之琴瑟亦見禮於賓榻歲時供給莫不豐厚王或命揮絃動軫必大加錫遺焉在 山十數年甚承禮遇敬傲每戴危冠着高屐優遊嘯詠一已冬月亦葛巾單衣體無綿纈日醺酣於市人咸怪異之聞昭宗返正辭歸帝里後不知所終敬傲又能衣袖中翦紙爲蜂蝶舉袂令飛滿於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攬之卽復於故所也常時咸疑有神僊之術張道古與相善每欽其道藝曾著王逸人傳爲此也道古名覲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爲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忽大雨衆賓皆喜而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暘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坐客重其文學之名而哂其詩之拙也

目記

瑟

盧中丞邁有寶瑟四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泉和至之號出傳

阮咸

元行冲賓客為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司吳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也乃令匠人改以木為聲清雅今呼為阮咸者是也出國史

又

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為之時人不識以為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近有能者不少以琴合調多同之出盧氏雜說

卷之四